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鹿洲初集卷十

詳校官左中允_臣瑋五珠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琪

校對官修撰_臣戴衢亨

謄錄監生_臣張鴻仁

欽定四庫全書

鹿洲初集卷十

廣州府知府藍鼎元撰

記

棉陽書院碑記

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余謂非必天下
也即一官一邑亦然欲正風俗必先正人心息邪說距
設行賢才不可多得當培養而玉成之然則化民成俗

之方興賢育才之道莫先於明正學潮邑為嶺南文獻之邦昌黎過化趙子助教而後英賢代興文章星炳號稱極盛獨正心誠意之學濂洛關閩一綫相承之道統則杳乎未有聞也余以非才代庖茲邑適當頻年荒歉之後脫巾而呼者五營持梃而奪者遍野伏庭攀輿繁言相告訐者日千七百有餘人盡瘁經營鋤荆斬棘兩月而始稍就緒不謂廉恥道喪有林妙貴胡阿秋之孽以後天教流毒遠近厯多年所招誘四方無賴為徒數

百人駕言能書符治病為人求嗣又能使寡婦夜見其夫以故城村風動澄揭惠豐之人無不篤信其術重趫而至余聞而髮指躬詣禽之庭鞠其所為多不可問乃斃二渠魁從犯以次杖斃餘黨數百輩皆人其人邑紳士方以殄孽消妖洗穢濁而清明為快余則皇然內慙謂教化不興使吾民泯泯莽莽以至於此實官斯土者之咎今羣邪滅息醉夢初醒此風俗還淳人心返正君子道長之一大機不可不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也籍其

廬於官毀其奸竇更其門牆以為闔邑人士讀書講學之所榜曰棉陽書院棉之風俗將於是乎正棉之賢才將於是乎得之矣顧惟書院之建必崇祀先賢以正學統正統不明陽儒陰釋之徒皆得竊其似以亂吾真宋有白鹿書院亦有鵝湖書院明有河津餘干之講學亦有新會姚江之講學同學孔孟同談仁義而操戈入室甚至詆紫陽為洪水猛獸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夫非天下後世之大憂歟周程張朱五先生上接洙泗之正傳

下開萬古之聲蹟宜妥侑斯堂春秋祀典勿替俾學者
識所依歸而異端邪說不能淆亂孟子曰經正則庶民
興庶民興斯無邪慝自書院既建以後邪說息詖行消
人心正風移俗易禮樂可興余亦幸茲雨暘時若百室
盈寧得于簿書鞅掌之暇與諸君子橫經講學溯白鹿
之淵源塞鷺湖之坑阱雖不敢謂廓清推陷可能於斯
道有功亦庶幾茲邑之風俗人才由斯而一大振起哉
希聖希賢自是儒者分內事世多聞之震驚則不學之

故也吾所謂學者非窮高極遠幽渺難行之謂即在爾
室屋漏人倫日用之間爾心無邪則為正爾意無妄則
為誠爾為善人無為惡人則可以為聖人尊君親上祇
父恭兄爾之能事畢矣文行忠信是為四教禮義廉恥
是謂四維吾所以移風易俗者在此所以興賢育才者
亦在此願諸生發憤自雄以聖賢為必可學登五子之
堂讀五子之書行五子之事濂洛關閩將復見於今日
夫寧獨一鄉一邑風俗人才之關係也書院為屋三中

祀周程張朱五先生前為諸生出入行禮之所後為開
存堂凡學舍十有八院左有隙地可擴充尚遲有待余
忝一日長敢不揣固陋而為之記若春秋典禮祭享田
租同學諸子姓名另書他石

重修潮邑義學碑記

自古美玉必藉良工美才成於師友師道立則善人多
濂溪豈欺我哉化民成俗之原惟在師嚴道尊人知敬
學是以昔賢殷殷立教澤宮之外復有義學之設責之

專任之重也潮邑義學在縣治譙樓之東始於康熙二十四年前令臧君憲祖創成之為齋舍凡二十間迄今將五十年牆傾椽朽瓦桷頽敝春雨漏淋無地容足諸生猶勤勤於學聲琅琅出金石間余愛之因捐清俸設法興修先小學次大學幽齋曲徑靜几軒窓雖在闔閭之中而有山閒靜穆之致不可謂非讀書之善地也士為四民之首一舉一動關係民風士習端則民生觀感興起日趨於厚不端則鄉里效尤放縱日競於邪故士

不宜妄自菲薄當以言坊行表為已任潮邑文物之邦
民風未盡淳美今盜賊廓清豪強斂跡訟師棍蠹漸次
驅除加以歲登大有萬井盈寧正我民安居樂業興起
教化之秋也余不佞不能家喻戶曉惟有隨事誘掖樹
之風聲使知孝弟仁讓為官斯土者之所樂聞而所藉
以身體力行為鄉閭孝弟仁讓之矜式則所望於諸生
助我者非細也余以闔邑人心風俗分寄其責於諸生
而又以諸生立心制行學問文章分寄其責於司義學

擁臯比之一二人可不謂專且重哉明經姚子先登薦
學能文之士也根柢深厚不同流俗可為諸生師表茂
才鄭生大釗醇謹好學足跡不輕造公庭以之師小學
課童子克稱其任義學之修二生籌土木董工匠悉心
經理備極賢勞余又念學租微薄清出前人乾沒官租
文會張陂沙港濟糧歲共穀二百餘石以為棉陽書院
及大小義學師生膏火之資循例詳請不知上官其許
余否倘邀嘉惠亦斯文之慶也自笑寒酸力微規模窄

狹未能恢而大之睇茲義學之側有前令彭君未成之
廢祠牆垣露立基址頗寬以之擴充義學建講堂齋舍
當必大有可觀者此與棉陽書院之左柯家廢地如出
一轍余曾向柯生購求為書院增亭臺講室而生以外
出未歸阻余之興二者皆余心中所欲為之事未知余
之駐此有幾月日木強戇拙為人所忌而上官憐我狂
愚欲改調他邑以去恐土木工程非旦夕所能猝辨後
之君子有與余同志者不獨諸生之感亦余所厚望也

義學諸生濟濟技彥皆一時之選而趙生世成林生愛霖與書院之劉生峯銳林生之檻鄭生炳文尤其矯矯出羣非復尋常士也附書于石以志一時人才之盛

文光雙忠祠祀田記

棉陽之祀雙忠自宋熙寧間始也邑志載軍校鍾英入貢京師道出睢陽拜張許二公之廟已夢神告以將偕南行指寢殿筭中遺像示之鍾事竣還仍過廟如言詣寢殿探篋筭果得像及銅輓以歸一夕而至棉人素欽

仰二公忠義謂靈爽所依必致佳祥千百載城池可保
無患乃建廟祀于東山之麓於是香火遍棉陽窮鄉僻
壤皆有廟而文光寺後一祠則因明末寇亂薄城城中
諸紳士於嶺東古廟請二公神像入城捍禦者也賊望
見忠魂金戈鐵馬率神兵殺賊遂遁去城賴以安於是
立祠祀焉顧祠惟田乃可久獨此祠向未有議及者左
近文照堂有僧靜會晨夕奉香火恐後來未必能繼僧
乃請于邑之紳士捐貲置產為歲時薦享香燈之費得

貴山都八畝中田一十三畝二分有奇請余書于石余
惟潮俗多淫祠自昌黎公建邦啓土而外獨雙忠大忠
為正大忠祀宋丞相文文山先生雙忠祀唐睢陽張許
二公皆可使百世下聞風起懦維千秋綱常於不墜者
也使當日睢陽無二公據守則賊勢披猖河朔潰盡誰
保江淮以障東南半壁中興二字夫豈易言前輩謂唐
之不亡二公之功不在李郭下蓋非阿所好者矣二公
平生氣吞逆賊忠憤常周宇宙亘萬古而不為少衰使

見戎馬近郊梯衝乘墉必怒髮裂眚殄殲醜類不留遺
子此理之必然而不可移易亦為民禦災捍患之常非
棉人之好為語怪也棉人敬祀二公當學二公之忠義
食祿不分憂乘馬不濟難吾知免夫思忠義之為美凡
一毫非忠非義之事皆不敢為則孝弟由此而生而風
淳俗美為太平教化之助則崇祀二公捐貲置田者之
功亦不細也靜會為棉陽好義僧賑饑埋瘞不憚煩勞
庶乎韓公所謂頗聰明識道理者而余絕不敢與之遊

恐蹈昌黎大顛故事貽後世不白之譏而其有功於斯祠則與諸紳士一片苦心均不可泯沒也是為記

遊夢筆山記

夢筆山在浦城西北郊距邑可半里相傳江文通讀書處也余童時即聞茲山為浦城名勝思欲一遊不可得乙酉春從學使沈心齋先生至其地出郭眺之心甚喜行愈近而興殆索然遠望有二三古柏亭亭可愛既至則奇止此矣柏之下為寺寺之旁為文通祠俗僧數輩

荒草一坵非有他景也其為山也卑而小既無巍峩壯
偉俯視八州之槩又無奇峰怪石幽泉曲徑爽人心目
之間徒以頑然一拳土久享芳名余甚惑焉豈所謂地
以人傳者非耶不然何其負重望而中無實也將江郎
才盡而茲山之勝亦隨之余終莫得其解請以問後之
來遊者

遊茗川記

丙戌仲春既生魄何子馥庭從余遊茗川茗川者馥庭

家別業也在郡之東南疏圃數百弓環可二里為巨園
園有巨池池有亭亭後有竹循竹而下池之東也有梅
花閣閣外梅樹繚繞實纍纍如貫珠葱蘢邃密宜避暑
池之西老柳偃蹇伛立小草芊芊散花雜木繽紛蒼葦
皆可愛行三四十步有小池荷錢方出水從池上過石
橋即南溪草堂也極西又有池無奇景取其水便於種
菜云折而北更十數椽風送花香烟飛嵐色鳥雀語桂
蘭間如笙簧聽之忘倦轉而南則高堂大廈難以言景

稍轉為篆松軒臨巨池投罾罾於水魚應手至豪歌放
飲攘臂談天下事不知身之在何境也嗟乎如斯名園
其可易得乎哉單寒卓犖之士類能為山水增光而天
若獨嗇其遇甚至欲求容膝之安以與古人相晤對如
在三島十洲可望而不可即而膏粱貴介名園深美不
為鷹隼犬馬之場即為呼盧陸博之地而天每樂畀之
而不吝吾不知其何意也吾子年少未知得斯景之難
則未知不負斯景之難夫惟知其難而後能長保其有

有之而負之未見為能保也余忝一日長烏能已於言
哉遊興酣作記示之

遊武夷山記

閩中山水幽竒以武夷為第一余之結想遊茲也十年
矣武夷居閩北之崇安去江西為近余家漳浦在閩之
極南地鄰東粵相去千五百里吾漳能遊武夷之士百
未有一不獨余為難也蓋非有力者不能遊即有力者
非有便道經歷富沙潭陽之間欲其窮數月之力出千

五百里之外以遊名山亦未易覩斯豪舉哉已丑夏吾
師沈心齋先生重來閩嶠送之至崇安因得以從遊武
夷殊快甚登問津亭入古觀參天卉木夾道繁陰遂遨
堂上遶後庭摩娑斷碣以為娛遠望高岡彌天石壁有
幔亭二字大可二尺許黃冠云方廣各二丈乃紫陽夫
子手書采茗童叟復鳴鳴歌唱相上下洵可樂也出迴
廓臨清溪土人編木為桴畀余乘之由一曲溯流九曲
兩岬奇觀目接不暇大王峰巍然高拱玉女亭亭若迎

若送其餘羣峰羅列拜舞俯仰進退皆似有眷戀情緒
大抵海內名山多奇在石未如此山渾然石骨儼似人
工削成巉巖昂霄巔大於麓水泉從石末迸出瀏瀏竹
樹間如天半飛花滴厯澗底峰峰皆然峰下溪流潏洄
坐水遊山飄飄有仙意所以老氏之徒號為洞天而吾
鄉山水無復有能出其右也余乃舍桴而步遍陟高巖
訪名賢遺跡拜紫陽夫子於精舍謁定夫諸先生祠至
接笋峰而余懷不知何適矣峰高插天周環陡絕昔人

以十圍之木長十餘仞者為梯梯窮復接如登天之勢
至上梯復窮則過雞胸石石僅容足右壁立左臨淵谷
不計丈必手捫鐵索斜行不敢反顧行可三十步稍坦
古有亭今廢從石畔排闥入過劍脊小失足則墮嵯從
人多猶豫有半途而返者或竟坐峰下以須黃冠為余
言昔人多避兵於此若城高巖晚對峰金井兜鍪大小
藏三姑石小桃源皆避亂勝槩而天遊閣一覽臺九曲
諸峰厯厯足下尤遊人所托跡云余是以知昇平之樂

而登臨之自適也假使余生當海宇未靖之日即有力
好遊且無由一至於斯就令生長斯土而緣崖適谷惟
恐見獲何暇尋奇問勝聖人在上宇宙肅清山川木石
倍加妍秀此日吾師弟子從容暇豫攀躋徜徉於此間
可不知所由來與抑余又有私焉余與茲山相去千五
百里藉非吾師之來得以追隨便道經歷於此則余之
來遊亦且未卜何年耳因執筆而紀其事以志君師之
恩於不忘若夫奇峰怪石之位置幽巖洞壑之隱淪仙

舟虹橋御園之故蹟前人之說詳矣余皆不贅

除庭草記

己丑夏余歸自武夷過三山留中丞儀封張先生官舍
西園桐陰之下有軒高爽窓几明淨余樂焉庭前荒草
蒙茸多灌莽名花怪石沒其中余惡之顧謂童子斬之
弗之集其桀驁多刺者烈火焚之蕪穢既清佳景畢露
余方以為快友人陳尚友李鱗蒼輶馬而來尚友曰瀟
溪窓草不除子奚為者鱗蒼曰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

一室余曰噫嘻善哉然吾亦聞之矣稂莠不除反害嘉禾槎蘖不翦終成斧柯振古如茲今亦然耳夫濂溪窓前細草芊芊紛披可愛未如灌莽之害也故留之可觀造物生意焉今斯軒之庭荆棘蔓延而其中古榦異卉奇石假山參差布列皆數十年之內所羅致於數百里外者吾不為表而出之蓬蒿之下也可乎哉譬諸治心去私克己而後天真復焉譬諸治國屏邪遠佞而後正士昌焉若陳蕃者明於大而略於小雖有掃除天下之

志而疎於為謀語以洩敗是亦大言欺世者耳古之人
夙興夜寐洒掃廷內小心慎密無地不然未有忽近圖
遠不能治其一室而可以平天下者也虎狼在野凡人
操戈而逐之蜂蠆入袖壯夫為之動色天下之禍常發
於細微而困於所忽可不慎與嗚呼一室雖小可以觀
大今人含垢何所不容而余獨斤斤於此亦迂且褊哉
然使聽其滋蔓而莫為擴清則心目之間常存茅塞雖
使瀛溪居此亦不能以終日二友喟然嘆曰有是哉盍

書以記之

餓鄉記

醉鄉睡鄉之境稍進焉則有餓鄉王蘇二子之所未曾遊也其土其俗其人與二鄉大同而小異但其節尚介行尚高氣尚清磨礪聖賢排斥庸俗則又醉鄉睡鄉之所未能逮也昔者伯夷叔齊嘗造是鄉愛其境婆娑不忍去鄉之人留之羣奉為主凡有過客悉稟命辨別去留孔子去衛適陳道經是鄉伯夷率鄉人郊迎伏謁禮

甚恭欲以主位讓孔子不顧然亦重違其意乃偕諸弟子為停驂者七日其後孔子之徒如曾子子思原思輩嘗竊往遊焉或三旬九回或并日一歸大抵與夷齊兄弟甚相得於陵陳仲子矯廉於齊齊人疑之仲子投是鄉三日欲親伯夷夷笑而麾之曰若避兄離母非吾徒也仲子慚而去漢周亞夫慕是鄉高義棄通侯之尊徒步歛里門伯夷感額曰亞夫粗人豈足以居此但彼既來亦不可拒者顧左右即於里門別構數楹與之亞夫

樂焉未幾而幸臣鄧通亦貿貿然往伯夷叔齊勃然大怒曰吾鄉固清白世界也豎子敢來相辱命左右擠出數十里外撲殺之而延晉處士陶潛以高風蕩滌羞穢潛亦舍彭澤令與夷齊交稱莫逆焉然潛性放誕不能安每越境與王無功遊夷亦不禁梁武帝為侯景所迫逃入是鄉伯夷不納因叩頭力請不肯去卒免侯景之刃夷懼為天下逋逃藪爰集鄉人更訓典嚴條約日出數十人要於路以覘客凡有聖賢豪傑孝子忠臣高人

義士辱親敝鄉迎之致敬無敢失禮其為賤隸鄙夫亟
撲殺之里門之外至於富貴庸人亡命至止亟遣之去
無辱唇齒自是之後遊者日以衆不得入者亦日以多
為所敬禮周旋去來任意者若唐韓愈宋呂蒙正范仲
淹而外代不過數人焉近世士大夫罕有得其門而入
者也吾友黃越甫嘗遊是鄉歸為余言此中佳勝非俗
人所知余初未以為然年來偕越甫聯袂而征未半途
覺道路險巇苦不可耐復勉強前行忽爾氣象頓寬別

有天地其山茫茫其水淼淼其民渾渾噩噩忘貧富貴
賤三光如飛彈大塊如轉圜俯視王侯卿相不啻螻蟻
之尊持梁齒肥醉飽欲死殊覺可憐莫甚焉伯夷叔齊
皆為余言是鄉來厯及君子之至於斯者且言彼未入
時虞帝大舜及商臣傳說膠鬲皆嘗流連是鄉後又有
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諸公謁吾徒而來請蓋天將有
意於是人必先使閱厯是鄉以增益之二君其亦然乎
余笑而不信但樂其鄉人之不余拒也輒數日一往往

則與夷齊上下議論盤桓盡興而歸深以為二人獨得之秘恨玉無功蘇子瞻之不獲從吾遊也士之不自菲薄有志是鄉者自行束脩吾將誨之

盤陀宜城記

出浦南二十里許無象盤陀之間有地寬曠彌漫數里置之荒煙荊棘者千餘年矣昔人就其西為市市亦寥落今未廢附近居民若晨星十數里外亦無薦紳賢達巨公名儒地瘠薄而人鮮少覘風景者之所不道壬辰

夏五余與李君遜唐遊屐南下至斯境心甚異之氣象
開豁山川聳秀遠近地無可與比者其高而潤者如圭
壁錯而列者如旌旗昂然插雲霄者如鎗如筆坦然圓
且厚者如鼓近者不逼遠者咸朝土田既多溪水潨帶
吾兩人顧而樂之謂其官府之才廢置閒散因相與度
地指畫窮原竟委允宜築城而居為東南第一勝槩城
西因舊市恢廓規模以來四方之商賈西偏瀦水為湖
大開書院集四方學者相師友其間城北行二里許有

雙澗從大山負石飛下境幽奇清絕種梅竹成林構別業於中央道植楊柳直接北門城南跨水港當孔道為閩廣往來之衝種松陰三十里下接蒲葵闕上達浦邑東臨綏安溪縱舟順流亦達邑治兩岼桃柳聯綿紅綠參錯依稀江浙風致城之中祖廟廢庫居室社倉家塾樓臺各有位次花塢果園沼沚卉木各有等差凡內外宜高者築深者浚亭者亭榭者榭橋者橋閣者閣凡花之類無不時果木之類無不植不十年間棟宇連雲菁

蒼暢茂人民多則田地肥美詩書盛則名賢奮興人傑
地靈遂為東南一大都會嗚呼何其快也關東鄙語曰
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嚼
其吾兩人之謂乎然以茲山形勝不生於大江南北之
間為王公貴人所識拔徒偃蹇荒徼見渺於田夫牧豎
而吾邑士大夫亦無有獨具隻眼相賞於風塵蓋亦兩
有不幸者矣顯微闡幽是誰之責也作宜城記

七賢圖記

此吾老友鶴石翁所貽也時雍正己酉春余以公忠為國獲戾上官待罪潮陽鶴石聞之驚悸輕千里遣一介來視余既縷縷相慰藉併惠此圖以供玩賞良友高情於斯為摯惡可却也拜而受之則所謂七賢過關者蓋唐時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孟浩然鄭虔也隆冬雪後興會颺舉偕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奮筆圖之嗚呼可不謂千載韻事哉元虞集題孟浩然像詩云風雪空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又張輅詩二李清狂

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清風滿摩詰圖中
詩興長即畫圖之證也做鄭虔筆意譜斯圖者曰靜菴
明浙西錢塘人姓戴氏名進字文宗又號玉泉山人山
水人物擅一時之望鶴石曾祖宦浙江時得斯圖以為
至寶傳家四世今鶴石割所愛以畀余余敢不珍而重
之時披此圖如對鶴石行將入深山結草廬徜徉林臯
之勝當挂此圖於幽巖邃谷竹亭石厂之間如晉接曲
江青蓮六七公一堂尚友又若七人之外隱隱有鶴石

一翁追隨上下於其際亦庶幾不寂寞矣乎濡毫作記
以示子孫俾後之觀斯圖者千秋百世而下無不知有
鶴石併鶴石祖宗之精神亦儼然不朽焉斯弗虛良友
之賜也已鶴石姓陰氏名念琬字琤素閩之寧化人鶴
石其別號也辛亥暮春十有八日記

陳玉山畫記

海陽山人陳玉山高士也以善畫名一時余耳熟焉顧
余于畫素少所許可又所見皆時流俗筆堆青砌墨無

一可人意者因以此輕量天下含毫士即聞玉山名弗信也庚戌秋以纂修郡志之役得與玉山遊見其端方靜穆無世路脂韋之氣心異之時余方博訪舊聞以顯微闡幽為已責玉山為余言潮帥盧烈姬殉節事余喜而筆諸書以為有心世道者益甚愛且敬之余結想林臯躬耕自樂玉山為余作課耕圖山水人物皆閑雅有致視世所謂繪事者相懸若干仞之淵余於是知此中有人矣造其廬幽齋數椽結構金山之麓出北門不過

數十武負郭臨流草亭石榻懸崖曲徑登眺而上下則
有名花異卉脩竹茂樹參差錯雜於其間亦城市山林
之勝槩也考槃在阿碩人之適非所謂有道而隱者歟
遊憩之餘復縱觀其筆墨布置神色種種高妙翎毛花
卉之工尤其超軼絕倫者玉山以余為知己畀我杏林
春燕圖兒曹爭寶貴之四兒雲翼來潮玉山復以斯圖
見惠蓋肖物入神幾莫能窮其涯際余於是遂酷好之
深駁駁乎有畫癖矣夫畫神鬼易畫人物難畫鳳麟易

畫雞犬難雞本俗物天下最難著筆者一經玉山點染
遂不見其俗而見其高惟其傳神入妙也雄雞卓立顧
雌若有情雌雞見雄似奮彌伏羽毛森豎氣色如生雞
雖歷落母側或出翼間或隱毛下遊行飲啄渾噩神情
靡不肖雖使化工賦物亦何以過于斯佳哉技乃至
此乎使玉山生長江南北之間或遨遊京師齊魯豈
至今尚爾寂寂僅馳聲譽于荒陬余以此悲玉山之不
幸也然蘭生幽谷豈必待人而後芳玉山筆墨自足千

古傳不傳固非所計余獨有以信其必傳蓋非阿所好也聞余言者幸及玉山之未老多購其畫而藏焉他年一絹片紙皆足為海內寶貴始知余說之不謬云喜得斯圖爰書以記之

高隱屏小記

石則高而隱於樹下似列屏因以名焉陳子玉山高士也不朝不市倚金山之阿以自適飄然有古逸民風其為人端靜樸雅操履狷介韋脂涼炎之氣淘然淨矣好

筆墨渲染自娛肖物工妙余所見海內名手頗多如君者甚少是以獨深嗜之敢券其必傳耳傳不傳非玉山之意世情貴遠賤近未必能知其所以然數十年後當有饑渴思之者人生一藝可傳即不與草木同朽況其為隱者也品之粹行之高併所居之地皆足以傳耶於戲自有潮即有金山有金山即有此景有此石千餘年無賞識者獨留以待玉山且待余之磨琢造物者可謂無意乎考槃碩人於今如昨高隱屏足千古矣雍正九

年八月十五日記

怪尹記

丁未冬余在潮陽聞海豐有怪尹焉不知其何所謂明年春便道豐邑問諸其民曰而之令君是何如之怪耶對曰不然愛民如子理邑如家吾豐循良僅見也然則曷為以怪名曰布衣蔬食不事上官好直言觸諱忌官以此怪之余聞愀然曰布衣蔬食何害於人不事上官事國事民以廉直為怪余不知之矣薄暮宿豐郊尹來

視余果衣古布衣騎羸馬以兩隸導行余曰噫善哉清操逼人君獨不畏夫媚嫉乎尹曰然嫉者多矣吾行吾素耳嫉我不過去一官吾徒步歸何害蓋是時嶺表廉能吏無出尹右者尹目中亦寡所可獨與余相得甚歡先是五日前撫粵中丞楊公騶從過尹境尹惟掃一館以待他無所有楊公曰吾所欲劾者三人一曰貪二曰庸三曰怪尹夷然長揖曰前二者下官無之三恐不免請受劾楊公不悅詰以地方事條對了了在尹境內行

三日數問田間民乃知尹為政明決折獄如神嫉惡嚴而待民恕祿俸外一錢不染地方大小事務無不辦楊公喟然太息曰吾幾失子子之守連馳六稟謂子怪誕貪墨請出彈章糾子不意子之賢若是吾今知子子勉之自是始有謂尹非怪者然是守終不能容必欲去尹而後快而豐邑向來陋規尹俱革盡獨雍正五年稅契溢羨未奉全解之檄存貯邑庫凡上官公事捐輸修造戰船砲臺之類就中支解俱用公文一錢不私入已守

弗知其詳即思以此中之乘尹之省遣官籍其帑攝其家人尹聞撫守受賕事列狀通揭遂以互訐並解任中丞公議於鞠明之後特疏薦尹不謂尹事未了中丞奄逝袒守伐尹者遂稍稍出矣然守已自伏其賕又受尹庭折拊膺憤恨未幾以病卒由是亦被尹不白名凡所存庫皆目為贓支解公用令償擬極刑追贓九百司臬樓公少之為增至一千三百有奇尹若為弗聞也者讀書談笑不改其樂比秋審復以戇直觸中丞傅公怒當

事皆為尹危尹昂然侃侃不少讓由是怪名大著海豐
士民懼尹之終受累也倡義樂輸為尹償應追之數尹
乃獲免尹自解組後屏去從人獨以子然一身出入禍
難之際險阻不知勞苦不避時或賃一僕為炊油油自
得粵東郡邑人士無不慕尹之名爭欲一見尹面尹亦
若為弗聞也藍子曰嗟乎尹未嘗怪也上官以為怪則
怪名甚哉居下位之難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
而治上官豈可不事哉尹精神勃勃不可遏抑行當復

用用必大且顯願從茲稍避怪名焉清操直節必不可
變要惟斂之於內勿使觸人耳目則免禍之道也我輩
天生鈍才既不能阿諛攀緣違道以干當權之喜悅豈
可復炫廉逞能以技彥不啻自口出槩望之三代以下
老氏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怠
色與驕氣尹其奉為韋弦乎雖然余自病不能醫而為
鐵漢謀藥石尹且笑之尹去位未幾余以上官侵漁西
穀弗能培克代償平空飛禍視尹有加所賴潮普士民

及當途士君子好義同聲為余了此重累余未嘗怪也而禍難則一然則尹之得罪亦豈必盡在怪名歟且兩人之禍譬諸遇賊尹見賊之將殺已也先揮一拳擊賊首斃之從者撼而擠尹於水余拱手與賊較論賊剗刃而顛之水死不死雖皆有天亦以見余之不如尹遠甚也使當時亦如尹之怪為一方除蠹國巨賊雖自落水不亦善乎抑聞之窮愁險難乃君子進德修業之資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之學三載以來讀書閱歷所得

頗多余將拜仇人之賜尹亦自此勉之矣尹姓王氏名者輔字近顏江南天長人以諸生舉賢良召見特授海豐縣令京兆尹孫公嘉淦督南學時所薦士也粵人謂孫公知人

高叟洞可堂記

浦邑東郊五十里有高叟洞洞之名不知何自昉或曰晉仙人葛洪棲隱處或曰宋高東溪先生讀書於此紀傳皆不載余意後說為是而梁山之上東溪書屋存焉

有不得不姑闕者洞處萬山之麓三面峻峭獨開其南
為門戶門內兩山拳然從大峰迤邐而下似雙鶩形雌
鶩曲項在田際雄鶩昂首若向天鳴者巔坦平可容一
屋余曩為諸生規模闊大以其陋也置之宦海風波孤
忠靡騁遙憶澗巒如在天上思欲移家入空谷耕山而
食守先聖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訓命長兒雲錦相度
之結茅數椽名曰可堂堂廣一丈四尺深丈有七尺房
廣九尺深如堂之數東西小屋三楹深廣各不過十尺

棟桷諸材出伯兄敬菴所助其陶瓦則良友黃澤齋賜也土木工匠之費鬻一婢充之既落成輪耶奐耶柴扉不具土堦不築編籬為捍聊存內外而已夫何可之有哉雖然可不可在心者也心以為未可則甲第連雲亭臺數里尚感若無容身之地以為可則管寧藜床嵇康鍛竈坐卧且有餘適況如斯之綽綽者室雖小山則大地雖狹天則多田雖少岡可稼木雖濯根可剝是造物者藏富之區也何不可之有哉余將墾蓬蒿闢峭壁種

黍稌薯芋薑瓜錯落石罅外蒔松杉竹木內植橘荔棗
栗諸果之品以百數嶺上梅花澗邊桃柳以及蘭桂薇
荊諸花之植以百數參以畜牧五七年而成富家陶朱
公可坐致也東西兩澗至鷺嘴合流甘棠白石間淙淙
然大有佳趣堰為池可釣可濯澗畔松陰掃地布席焚
香煮茗可展卷作竟日坐坐則濡毫著書或集子弟親
友講經史小學近思錄數章客至則摘園蔬魚筍蕨射
雞取魚放飲盡醉醉則枕一石以卧覺而徐徐然起命

兒曹援琴而鼓之以清客懷操畢舞劍數周以壯客氣
復令諸子並攜巨硯對客揮毫較臨摹工拙隨興賦詩
或聯吟一二首投壺對奕復挈巨觥持弓矢登觀德之
坡以中且貫草為勝負又相與陟危巒窮疊巘居高眺
遠目極天地之廣大天地間之樂復有過於斯者乎世
途險阻官場為甚欺君父則不可以對天日顧君父則
不可以對上司安所得適可之地而居之惟此堂名可
乃真可爾拂袖還山將坐卧於此堂尋濂洛關閩之統

緒修宋元二史改陳壽三國志縱讀生平未見書隨筆
撰述為世道人心之助更推求民生利病經濟設施使
後生小子皆可出為世用無處士虛聲之誚庶幾不負
此堂焉古人躬耕畝畝隱居以求其志豈僅坐茂樹以
終日濯清泉而自潔而茂樹清泉其當前受用者也則
以此高叟洞為李愿盤谷也可南陽卧龍岡也可紫陽
白鹿洞也可何必深辯東溪之果否來學及沈淪神仙
荒渺之說以滋人世之惑哉爰書以為記

遊惠州西湖記

辛亥冬十月余將之羊城留惠州聞城西有湖為天下
三西湖之一心羨之既生魄偕友人散步出西關一望
澄然延袤十里許山青水綠橋閣叅差依稀武林圖繪
足未至而身已馳初不意嶺外之有斯景也循蘇堤過
西新橋遂登六如亭弔朝雲墓望孤山臨西子池蘇堤
孤山皆本杭州西湖之舊傳會雷同余所弗喜但東坡
遠謫專賴此湖歸善錢塘若合符節雖盡舉山川而姓

名附麗亦君子所不厭況金錢犀帶既資工築侍兒魂
魄尚眷戀茲則謂蘇家之私有以朝雲當西子可也前
山有浮圖曰泗洲下為表忠祠祀建文殉難御史王度
以洪熙初諒江州判劉簡配忠節相同故表而出之前
為崇道祠祀瀟溪周子今不見從者曰即景賢祠原祀
周子以博羅主簿豫章羅子配萬厯間會英祠圯雜祀
諸賢於崇道祠則唐平章事張錫宋崇政殿說書陳鵬
飛學士蘇軾提刑楊萬里博士唐庚御史陳次升丞相

吳潛文天祥益以明人何真王守仁乃改為景賢祠今則惠守皆躋祿位作生祠矣百十年後牌位山積謂萬賢祠可也憮然下山麓趨烟霞橋橋介豐鰐二湖間截豐水而堤而橋其內為鰐湖東坡所築放生池自謂少有功德者置之勿復道耳上有永福寺浮屠所居今惠守吳公簡民建惠陽書院於側以居學者取逃墨歸儒之義大可人意又北為豐山山前歸雲洞明興寧令祝允明有辭鐫諸石訪平遠臺故址溯橫槎溪溪故豐源

所自出還睇湖中古觀巍我黃冠所宅倦於行從旁指
數芳華洲荷花浦平湖堤明月灣澄心亭湖光亭點翠
洲落霞榭尋坡詩望湖樓故處仍返西新泛漁艇遊湖
心亭陟黃塘徜徉於留雲亭上遠望黃岡石埭諸山半
徑樵歸水簾飛瀑彷彿天台武陵不復知瘴海氣象從
人指前面有桃花源龍塘水最佳宜茶唐子西有烹茶
說又有清醒泉甘太守欽采飲之而甘以為不入世味
故名泉上為榜山中有鳳棲洞韶華石石埭之東為飛

鵝嶺西南有澗曰濯纓遠石環瀉逸韻鏘鳴東南沙子
步為子西嶺以博士唐庚所居名之也對峙南隱堤有
鐵陵橋大通橋集鷗渚縱觀荔浦泛菱溪釣臺經浮碧
渚披雲島而歸則斜陽已在山矣黃冠禿子之巢窩老
兵俗吏之祠堂余未暇為悉數也嗟乎以斯湖之景位
置姑蘇燕臺之間點綴作興豈杭潁二湖所能過不幸
遠棄遐荒摧殘濯濯於蠻烟瘴雨海天寥落之外僅遇
東坡一為知己子西留相于時卜居亦不能有所發明

為此地壯山川之色況今四五百年又更寂寂斯亦宇宙間一缺憾事也余家行潦珍若蓬瀛恨不能移此湖於高叟洞中作東南半壁之名勝又慮此間世情日巧心計日多將有以妬為愛議決塞而田疇之湖不從余以偕隱余安敢保其厥終第為莊誦陶魯過茲之言曰嚮使此地不湖萬兵可屯為受敵之地庶有所憚而不敢廢則斯湖之幸也夫

惠陽書院碑記

惠陽刺史吳公治郡之數月風清政肅民氣和舒乃推
本化原留心士習萃十二邑州成人小子程文藝而觀
其行能一時甄賞彙征皆邦之望郡人咨嗟嘆美謂百
年來不多見公曰未也士行為民俗之根牖民以淑士
為鵠君子之教有本有末君子之學匪專不精予其建
書院開講堂育我士子俾皆範圍於孝弟忠信禮義廉
恥之大講求民生匡濟為

國家有用之儒吾民觀感興起自日遷善而不知乃相

豐湖北鰐湖東就永福寺旁隙地恢而擴之取逃墨歸
儒之義弗厭其逼築惠陽書院若干楹講堂學舍亭軒
樓閣畢具凡四閱月而造成中祀濂洛關閩五夫子俾
南方學者不謬所宗創置書田若干頃為春秋祭祀師
生膏火膳脩之費歸善海豐等十二州縣咸有之不專
一地示至公且溥而可久不廢也延名師講正學諸生
百十禮樂彬彬藍子曰於戲美矣空谷足音非龔黃小
補所及也凡民雖智不能自為風俗端士習以作之倡

不啻家喻戶曉轉移最捷惠之民其一變至道乎公閩南宿學以經濟見重於時曩刺湖州廉能之聲震兩越今之來也未期月而謳歌匝道知民間之疾苦念周窮簷雪數載之沈寃人稱孝肅其於士習民風又若此可謂知所本矣從茲惠陽士子皆敦學行必有鴻才偉品出為邦家之光而農工商賈又各守法奉公尊

君親上相化於時雍風動之俗公之功其可忘耶宜誌所由鐫諸珉石俾他年治惠者勿替引之其費金錢若

干縉出公廩橐暨好義諸君子共成者爵里姓氏及書
院屋宇間數田地頃畝處所糧租佃名具刻碑陰

遊珠江閣記

五羊城南大江中小渚拳然昔人謂之海珠此珠江所
由名也宋前哲李忠簡昂英讀書其上鄉人肖像祀之
國初砌墉堞為砲臺用資守禦城南特以為固然世俗
通稱曰海珠寺則粵人崇佛尚釋而李祠有僧主掃除
因以寺名歸之耳余入粵數年舟過其下者屢矣以浮

屠所宅懶於一遊壬子夏初偕友人泛舟江上由日近
亭溯海珠巨砲周羅勢甚雄壯中間高閣接天丹雘巍
雅曩所未嘗見者因問此閣由來從者言方伯王公倡
建余曰噫善政也附城砲臺以海珠為最要東西犄角
作省屏藩地利得焉第處江心不能居高望遠是其所
不足者自建斯閣靡遐弗矚四面八方一人一騎無能
飛跳而越直作大江望樓為

國家磐石之衛非僅騷人逸士遊覽登臨之所方伯公

之功斯為大矣拾給而登窮最上一層東望虎門南望
順德香山汪洋萬頃歷歷足下白雲西樵羅列西北山
川之要害形勝之阨塞人民土田番舶梯航之衆盛胥
於一覽收之下為李公祠旁後住僧小屋有唐吳道子
繪佛像鑄諸石並無所謂海珠寺乃知前此傳聞之悞
也返舟浮大白盡興而歸居久之偶論海口兵防及諸
修舉廢墜事稱珠江閣之勝制府鄂公曰然附城砲臺
此為最要顧時方議毀子亦曾聞之乎對曰未也公曰

王方伯精堪輿學以海珠震砲不利議撤砲臺建呂洞
賓許真君廟為粵東造福吾弗敢信持不可乃建高閣
資遠望列砲住兵如故余曰噫善夫海宇昇平夜戶不
閉去砲臺而果能福粵東方伯公之見善也降祥降殃
惟人自召建一廟而即能轉移方伯公之術又善也雖
在盛平不忘武備存天理篤民彝而弗乞靈於地理總
制公卓識正論足大破千古之惑斯又善之善也非古
大臣孰能及此此遊為不虛矣遂記之

得平蠻碑石刻記

出端州東門可一里有平蠻碑焉明萬厯間平粵西八寨新安汪道昆為之文吳郡周天球書也碑高丈餘廣丈有五尺字大如拳鈎勒甚工綴神廟庚辰以迄於今未有過而問者雖在闌闔之中閱江樓側晏遊之地等之荒煙蔓草也久矣余兩至端州未有聞壬子夏仲從制府鄂公巡海口相江堤沂峽而上復至端州吾友江濱野人為余言平蠻碑故蹟命工備楮墨搨之書法堅

勁秀雅有晉唐人遺意子瞻所謂剛健含婀娜幾近之端人士覩茲鑒賞如破天荒挾楮攜墨伺碑下日不知凡幾人此石駸駸生色焉閱端州高要郡邑乘藝文棟充獨斯碑闕而弗載尤不可解竊怪世人貴耳賤目百千萬里之外僧墳寺塔珍若球圖以茲大役豐碑文無紕繆字追古人屹然市中萬目共見偃蹇一百五十有餘年曾不得一人知己至於郡邑志乘併罔紀及當亦汪周二公所憤懣不平者也然粵中字學好尚趙董

文蘇中土人攜古金石度庾嶺多廢然而返有章甫適越之嘆斯碑所處既非得地又弗能從時俗之所好寂寂固宜二公其又何憾焉今遇知己紙貴洛陽固茲碑之積厚流光應當出為世用然風塵物色發自何人則僉曰江漬先生之功先生亦笑而任之不辭也

望七星巖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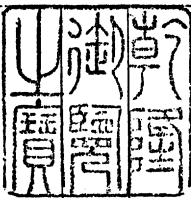
端州七星巖名勝也嶺西山水之奇此為第一隋志謂之定山余閱端州志七區連突形勢如北斗故名最著

者曰崧臺即石室巖聳石廣二十餘丈高二百丈有奇
下為石室南北二門似人功闢成生風煙中高五丈餘
寬廣可坐百人左右各有穴入以燭前為高星浦西壁
有石如懸鐘擊之鏗然以石擊地作鼓聲所謂石鐘地
鼓者是也唐李北海邕書景福二大字及石室記鐫諸
石又有璇璣臺水洞副墨巖抱珠井諸勝唐宋以來遊
人書名氏紀歲月鏤石間不可悉數連逾瀝湖羣巖匝
布如列星曰屏風曰閭風曰天柱曰蟾蜍曰仙掌曰阿

陂六巖相距或一里半里或二里皆不出十里之外合
石室巖而七之漚湖環其下可通舟春夏之交湖水盛
長雖蓬瀛無以過也余丁未入粵結想遊茲再至端州
騁目未能壬子後五月約同儕治遊具詰朝命駕狂喜
連宵坐待東方之一白又以尼者中止心不能平乃命
長兒雲錦邀江漬野人登制府東樓而望焉雉堞之外
奇峰森立如雕如削如削如假如繪鬱蒼磊砢在水中央
之武夷覺九曲乘桴嫌其水小較杭州之西湖又覺土

山擁腫不如玲瓏蕩漾信乎雖蓬瀛無以過也中原山
水若斯之勝者寡矣雲錦曰聞老兵言瀝湖水淺至冬
多涸為陸此不足恃江濱野人喟然而嘆曰在人耳浚
其淤疏其源築堤啟閉以時蓄洩又為之花柳竹木樓
閣亭臺以點綴之左右田疇皆資潤澤佃漁之利惠及
貧家何中原名勝之可比余曰噫非我與若其誰肯任
之吾儕一遊一履茲巖且莫之能當他何論焉以素有
山水癖如余不免有對面不相逢之嘆牧豎秃廝齷齪

冥頑偏若與此巖結知己事不可解大抵如斯此則存
乎山川之福命於我與若無與也雲錦曰今日樓頭一
望已足為山川增色以此當十日遊也可江濱野人曰
然請記之記然後能增色不然後誰知者余笑而下樓
作望七星巖記



鹿洲初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鹿洲初集卷十一

詳校官左中允_臣瑯五珠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繆珙

校對官修撰_臣戴衢亨

謄錄監生_臣張鴻仁

欽定四庫全書

鹿洲初集卷十一

廣州府知府藍鼎元撰

論

叔孫通起朝儀徵魯兩生不至論

事有各行其是者君子不必執一端以相律譬諸音聲
趙人鼓瑟秦人彈箏因時地之所尚皆足快一時之耳
目不相妨也亦不必相非余觀叔孫通起朝儀而東魯

兩生矯然塵埃之外後之論者紛紛莫決夫漢高殘刻
嫚儒非能興禮樂之主叔孫通阿世取寵非能興禮樂
之臣兩生拒之誠是也然天下初定君臣草創諸將飲
酒爭功至於妄呼拔劍擊柱不有禮法以繩之恐有天
下不能一朝居通之功亦未可少者矣蓋通所定者朝
儀也生所論者禮樂也禮樂必百年而後興儀節不妨
量能以救世各行其是又何責焉嗚呼禮樂之為用大
也通竊其似猶足收功一時若使朝廷之上聖賢相遭

興先王之禮樂其為效更當何如也先儒或責通以訪求遺老講明三代是又待通太過矣

漢以周昌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論

漢高帝既不果易太子憂趙王不終乃用趙堯策為置貴強相以御史大夫昌相趙而拜堯御史大夫嗚呼帝之愚甚矣堯畫是策非為趙王母子計也為御史大夫計也呂后殘忍險毒戚姬奪其寵又幾危太子位勢不兩立久矣豈一貴強國相所能鎮壓者且相雖貴強臣

也趙王亦臣也呂后太子則君也君欲誅臣誰得而止之昌且不保何救於趙哉帝不能慎之於始善處嫡庶之間及其殺機已成又無保全之術憂心惴惴作兒女態卒使趙王不終以成人彘之禍天下後世謂帝以英武定乾坤而不能制一婦是古今之大恥也若趙堯之貪位慕祿斯亦不足論矣

韓持國服義論

伊川言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與泛舟潁昌西湖

有上書謁韓求知已者伊川不悅云大資居位不求人
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范夷叟謂正叔過執求薦
章常事也伊川曰不然必其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
與之故致人如此持國便服由是事觀之此宋之所以
南也三代以上席珍待聘多囂囂不肯輕就漢時猶有
古風雖不類如公孫弘猶待強起乃就對是當時自媒
干進者尚少而在上持衡亦未有不求則不與之見流
及唐宋風遂邈耶求人於道左塵雖受人之求於廣衆

遊觀之地廉恥道喪全不知惻隱羞惡為何物時事尚
可言哉潁昌西湖直同東郭墻間則公朝私室應接不
暇可知韓維范純禮如此舉國習尚可知伊川正論僅
能使持國一服則風氣不可挽回又可知也昔者所進
昏夜乞哀今者所進白日路旁徽欽之禍已兆於此豈
待明者而後見之高宗南渡猶存奄奄一息則一二正
論如伊川者有以延之也嗚呼賢才為國家之寶以鷹
犬奴隸之愛待之將遜世以養高況令其卑躬屈節啓

口以求一薦達是不肖鄙夫之所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自媒求嫁安有貞女君子雖吐握需人不汲引卑污求
薦之士此非可與肉食者言也

貴州全省總論

臣按黔省本西南荒徼入中國版圖最後古以蠻夷目
之然鬼方懷服于殷宗擊徼聽誓于牧野固已沾三代
聲教矣後王失馭廢為狃獠莊蹻畧地如同過客夜郎
之知漢大則自武帝始也東漢末牂牁尹珍自以生于

荒裔未知文學從汝南許慎授經還里教授傳寶尹貢之徒並有名德號南州人士而周公仲尼之道亦漸漸及之矣後帝建興間丞相諸葛亮南征蠻酋濟火刊山通道聚糧以應王師功成表為羅甸王是出谷遷喬識漢家得統之正賢於鄴下江東昧義而扶漢賊者遠也山川之靈秀將開惜晉宋隋唐以下莫有起而振之朝貢時通因革時頻亦視為蠻苗羅鬼偶爾羈縻而已趙宋中葉始名貴州然分隸楚蜀而政教無聞元時稍擴

而大至明永樂間設貴州布政司始自為一省亦未立
學校興教化宣德中始命合雲南鄉試嘉靖十四年始
開科本省有成進士讀書中秘者孝義節烈亦遂羣然
以興人文風氣駸駸欲上然地多蠻獠居民鮮少魑結
侏儻半不通語言文字盤踞深山密箐中累累作孽蓋
自建省以來終明之世蠻夷土賊叛者三十有三中間
圍省城陷府州縣衛者十有四殺巡撫藩臬道府州縣
總兵叅將指揮都司守備等官先後百有餘員小者隨

時撲滅或一年半年即平大者三五年或十數年如米魯不過一蠻婦六年乃平金石蠻石承寵卧龍蠻王阿倫或十年或六年乃平銅苗鎮苗陷思州石阡十餘年乃平播酋楊應龍抗王師六七年合川湖貴之兵乃平安邦彥水西餘孽圍省城一載合湖貴援兵僅得解圍曾不旋踵而六廣內莊全軍覆沒巡撫總兵膏塗原野披猖至七八年傾五省之甲乃克平之又五六年而餘黨始盡凡皆連歲兵戈瘡痍未起鳴鏑又至二百年間

曾無生聚休養教訓之日安望其人文物采與上國絜
短長也明社屋流賊橫丁亥戊子年間偽秦孫可望陷
遵義入貴陽屠貴陽城屠定番安莊安南普定諸城而
人烟絕數百里哀鴻甫集王祥皮熊構衆相攻復圍貴
陽孫可望復自滇中遣黨白文選襲入貴陽李定國繼
至蹂躪抄掠居民相率投夷反以苗峒為安身之所哀
此十餘年間生靈塗炭極矣順治十五年我

世祖章皇帝命宗室大臣帥師臨黔羣盜風捲居民始

見天日俄會師取雲南明年勦馮天裕又明年征馬乃
康熙三年平水西版圖式廓流寇叛夷以次殲滅然郎
岱黎平烏撒田心定番廣順都勻諸苗蠻猶相繼伏莽
頻血天戈而逆藩吳三桂舉兵反復陷貴陽天不容逆
殛死衡州孽孫世璠尚據貴陽黔民在湯火之中幸

聖祖仁皇帝廟算神威迅速誅鋤康熙二十年以後宇
宙肅清恩膏屢沛黔省民夷始知太平之樂於今四十
餘載負耒橫經嬉遊含鼓其民庶朴陋有古風士大夫

亦質直而知廉節至於苗蠻婦女間有貞烈可不謂過
化存神速於置郵而傳命乎乃當今仕宦尚以黠為畏
途謂其山高地僻土瘠以荒民貧以鄙無文獻之足觀
有異類之難馴夫湮鬱之開在人不在地轉移風氣在
官不在民苟實心經理行力農務本之政硤确可化為
膏腴曠土荆榛悉令墾闢寬其成賦課其惰勤鑿山疏
泉堰澗谷為水利崇原廣阜可灌而耕樹藝畜牧竹木
果蓏牛羊雞豚之利可貨可飽不出十年其民大富教

之以孝弟忠信急公奉法寓軍政於保甲之中聯絡鄉
村守望相助飭營伍勤訓練生苗他盜莫敢相侵則弱
可強作興學校多置書籍明聖賢之道以道之以蘇湖
安定之規育經義治事之才藹陋文風日振日上而苗
蠻亦薰以絃誦漸為衣冠文物之人民生苗亦樹之風
聲將為戶口貢賦之黎庶山川險阻乃足壯國家藩籬
夫何嫌於鄙僻哉吳越之初皆為蠻夷而至於今乃能
若彼地固不能限人豈於黔而獨限望官斯土生斯土

者共勉之

貴陽府總論

臣按貴陽一府為全黔腹心重地東西與平越安順輔車相依南北無齒唇之邦粵西巴蜀杖戟可撞從來省會未有若斯單薄者也內則蠻獠雜處卉服鳥言毒矢標鎗喜則人而怒則獸七州縣無處無之民居寥落戶口田賦不及中原一中邑然阨塞要害有所必爭歷代以來頻勞師旅非無故矣蓋黔於滇為咽喉貴陽於黔

為腹心無黔則無滇斯貴陽重也貴陽本牂牁蠻徼漢武帝通夜郎置郡其後蠻叛相尋戎馬蹂躪無已至明之末又特甚焉水西偽秦屠戮最酷幸我

聖朝洗滌甲兵起殘黎而噢咻之休養生息以有今日
磬磬安宅雖其子孫未敢忘帝力於何有也生齒日蕃
人物日興富而教之非官斯土者之責歟理苗之道無
他謬巧綏以恩使不忍睽峻其法使不敢犯安生樂業
於函蓋之中無抄盜殺掠焉足矣禮教之漸摩徐以俟之

潮州建置沿革總論

潮在嶺東山海雄郡也屬縣十有一不亦多乎所不得不多者因地制宜有臂指相聯脈絡相通之道如人之肌膚筋骸血氣有一之不周非所以為安也諸邑居重馭輕無庸更易獨惠潮文界之間竊有欲叅末議者其山廣綿不亞五指澗谷礦徒有逾黎峒自東北而南則普寧至海豐相去三百里自東而西則潮陽至龍川穿山四五百里自東南而西北則惠來至長樂穿山三百

餘里自北而西南則程鄉至永安穿山五六百里介此八縣之中深菁廣阜川原大谷外人足跡之所不至禮教信義法令刑威之所不及奸宄大於夜郎礦徒橫於豺虎潛滋暗長可為隱憂而揭屬河婆實當其吭雖處萬山四通八達南界與海豐犬牙相錯地闢民聚可以設施宜割左右山場併海豐一二都附益之建立一縣重以兵防為八邑山中鎮壓關鍵庶農民畬戶知所向方而奸宄礦徒皆化良善似當一為籌畫者近議於海

豐東海窖添設一縣最為長策但止為海豐地廣起見
控御海濱未為山中謀也即東海窖添設新縣距河婆
尚二三百里可遂云周密乎普寧一邑距揭陽太近東
去潮陽一百二十里而出城十里之洞仙陳洞二徑已
為潮陽界矣西至揭陽棉湖寨南至潮陽大壩墟皆僅
止十五里從來邑治單薄未有若斯左右肘腋皆屬他
人雖有龔黃豈能越境而治哉稽潮陽縣志謂惠來千
秋鎮水遶山盤宜改置普寧縣於此而普寧士民又以

潮陽之減水貴山二都為卧榻患請割入屬由前之說
似覺安土重遷由後之說已為據情申達俟院司上憲
斟酌其宜可也

潮屬城池總論

城郭溝池以為藩衛者也不必中規矩貴乎扼險而可
守管子言之矣郡城扼要在湖山置之城外苟為捷足
先得茲城豈可守哉築裨固壘其上亦庶幾知道者東
北跨金山據江為濠險莫京焉西南平曠自古戰場司

築鑿者至此能不加之慎重乎潮陽澄海橫迫大江人民繁庶城郭規模尚須恢而大之惠來要地濠隍淺狹勢亦乾焦顧安得深池百步如揭陽之雄壯哉普寧雖腹裏却當孔道內外溝池急宜疏濬而城亦太狹合東安崑安附益焉可也程鄉為北路要衝斗大之城殊不相稱饒大平鎮皆處萬山為江閩阨塞南灣海門黃岡大城達濠靖海均作海邦鎖鑰城池之固亦有心者所亟籌畫乎修之以時則力省而費不奢備之以豫則本

固而邦以寧諸君子撫有提封幸於斯懋哉懋哉

兵事志總論

潮自建邦啓土以來用兵者百數矣賊在山者十之七在海者十之三而海之為禍較烈焉倭黨入寇與明代相終始而嘉靖萬歷之間沿海生靈頻遭塗炭竟似島夷窟宅全在此邦哀哉明之為治也其他海寇不可枚舉許朝光吳平曾一本劉香等皆有名劇賊而鄭氏芝龍父子祖孫一門相繼播虐海上潮疆慘毒殆不可言

舊志目擊心傷痛定思痛所以有山魃易撲海寇難靖
之悲乎然自唐將軍陳元光宋少保岳飛提舉楊萬里
皆為山寇而來而有明伏莽尤甚憲孝兩朝屢下赦撫
之詔世宗以後萑苻四起張璉一賊害及江閩至傾三
省之甲乃克平之么麼五總鄰省震動在山者亦豈易
易哉

聖朝德威赫濯千古百十年負固之賊剪滅廓清九夷
八蠻匍匐入貢不論山魃海孽俱歸無何有之鄉陬澁

救寧烽煙永息孰難孰易斯亦不足辯矣雖然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山海均當預防不關乎有無
臆孽知斯說者其於道蓋庶幾云

人物志總論

右所載潮郡人物若干人皆一鄉一國之善士也雖豐功偉烈卓絕寰區希聖希賢力扶道統者尚猶有待而敦節礪行足樹倫物之坊表文章科名潛修自好之士
村村傑出濟濟衆多蓋亦不勝枚舉矣擇其尤著登之

方策將百禩以為傳信寧敢虛詞溢美使人嘆左氏之
浮夸乎夫求木於蔬圃拱把猶將珍重取材於鄧林則
必千尋喬幹足為國家棟梁而後入工師之選惟潮地
人才之多是以余特奢其望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倘余
不割愛盡加收錄既為旁觀巨眼所擲揄亦恐潮中人
士以鄉黨自好為極則而不以聖賢待其身余罪安所
逭焉據實直書不為粉飾詎敢曰一字之褒足以為榮
亦庶免於搢紳家譜之誚夫

孝義志總論

潮之孝義指不勝屈為即其尤著者書之山村海角之間事蹟湮沒民無得而稱其名姓余惡乎紀諸所紀者皆可傳否予亦不得而知也但鄉評所推則肅然起敬若陳孟壯之不欺天日廬和之冒死急難尤古所稱君子人者乎介節忠心有功世道以此知

聖化流行風俗盛美非偶然耳平遠里民林元卿者有至性父歿葬畢母以為出就外傳也鄉攜一箬笠詣父

墳日夜悲號露處達旦旬餘鄉人頗言狀母趨視之曰
兒歸此間有虎甚可怖鄉曰吾知有父耳何畏焉結草
為廬以居哀毀不輟朔望還家省母省畢復往雍正七
年邑令劉延泰造廬唁之明年鄉士大夫憐其孝為計
其居已三十有六月矣於禮應畢共迎之以歸路人嘖
嘖稱道之鄉年甫十有八歲少未便為立傳附書其事
以俟他年採風見此日治化之隆云

隱逸志總論

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滄桑變易不事二姓則
隱逸可佳識時將亂知大厦不支於一木亦欲潔其身
者之所為若夫當明盛之朝而矯語高蹈君子以為誰
欺乎其才其德果足為時所利賴豈有泉石重於蒼生
獨貽君父以焦勞如秦人視越之肥瘠哉文無經邦之
猷武無鞏苞之略顧安所得高位而居之惟有托於隱
逸而已矣雖然堂陞之上皋夔布列草野之民熙皞成
風自知廁名仕版如黑子著面何關有無姑肥遯以養

高君子亦無惡焉或不得志於有司安分守拙借山林
閑寂自文固陋不為牢騷憤懣之所為則亦有足取者
因其逸而逸之文之以美名曰隱也何不可

流寓志總論

右所載三十有八人潮之寓賢可謂盛矣濂溪紫陽先
後並至吾道南來之日也龜齡角聲其事近怪曲江盤
桓誠齋嘯咏東坡一代文人留詩鑱石皆足令百世下
聞風興感況文山陸相鄒劉林陳杜蕭諸君子

鄒淵劉
子俊林

琦陳龍復杜許蕭資陳渠俱從間闕播越忠貞炳宇宙
文天祥提師至潮先後殉節者

者乎對斯人而不興忠義之心吾敢以人類目之哉其
他或以經濟顯或以忠孝傳或以廉節稱或以詩文著
洋洋濟美有功世道足跡所屆草木留香將高標其姓
名以增十一邑山川之重夫惡可泯沒也士君子寧為
良臣文陸諸公遭時不幸非堯舜之民所比擬乃所願
則瀟溪紫陽耳竊嘆楊龜山自洛還閩遂開百代閩學
之盛大儒接踵直甲中原瀟溪紫陽造詣已幾於將聖

乃當日命駕至潮不聞潮中學者孰為周子高弟雖郭
叔雲鄭南升受業朱子之門其學亦不傳於世豈惠照
大顛之異說浸淫蟠結於人心而不可猝變抑停驂未
久教澤未深靡有橫經講學以隨其後者耶易曰麗澤
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後人
以講學為迂闊遂有避其名以浮沈於世俾後生少年
惛然若夢之弗醒悲夫其賊夫人之子也使濂溪紫陽
留斯講說一二載道南統緒不得專美於閩矣一時寓

公為全潮正學之祖庶幾不負來遊之意尋常遊客不
過以詩自鳴肯關心風教誘人為善則當代之山海鳳
麟也望君子之至於斯者勿虛遊寓一行皆有裨是邦
風土民物焉漳浦蔡梁村世遠嘗於辛丑歲至潮流寓
澄海集蔡氏宗人講明正學潮士以為空谷足音從遊
者甚眾今官少宗伯見任無立傳之例附書以志不忘
俟他年載筆者採錄云

古蹟志總論

蹟以人傳固也舊志載王莽南海亭為古蹟之冠異哉
南海亭不知在何所據云員水又東南一千五百里入
南海東歷揭陽縣則南海亭之不在揭陽縣也明矣即
使至今果存以亂賊晏遊之地猶將壞其屋汙其宮而
湫焉忍復張之為勝耶又潮僧大顛墓唐時被發舌根
朽化未盡復瘞之宋至道中鄉人再發視則無矣此亦
傳為古蹟何潮人之好為語怪也使舌至今尚在亦可
以云怪物而自宋即已無有何蹟可言郊野山原之地

荒墳累累骷髏豈皆悉化此而誇為美談將大長椎埋
發塚之風使既寂僧徒不得安居寔寔誰實階之厲乎
潮中勝蹟惟鄉校有昌黎教澤拙窩有濂溪遺意覽勝
亭紫陽手書鐵漢樓元城勁節皆足令百世下聞風興
起若太子樓北殿山千秋鎮和平墩聞雞亭則有宋君
臣播遷顛越不勝感慨係之今舍鄉校聞雞亭弗書而
張南海瘞舌之荒誕是輕大儒而重亂賊且視帝子之
芳踪不如死僧之臭壤傷壞名教莫此為多不可不一

較正者也其他古蹟備數而已遊山摩石題名傳後不以人而以官中離銘鐘竟同梵偈以其為好學之鄉先生尚不忍削去之然則人可不好學哉莽賊自比周公妄擬典謨訓誥曾不得與好學而未聞道者較一日短長旨哉唐陽城之言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忠孝所在寸土皆香自後人慕之則見為古蹟矣然則古蹟亦豈易言哉

物產志總論

世皆稱嶺南多珍異土物之產甲於中州非潮也潮所
有者鹽絺海錯布帛菽粟尋常服食器用之需而已黠
民覩山礦竊取土砂懼啓釁端久經厲禁銀銅鉛錫之
類遐哉眇矣程繭鳳葛潮毡潮紗初何嘗有甚佳美空
負重名奔走遠近求之者若天降地出貿之者如大貝
南金貨之者聲價日高品質日下非官斯土者之所樂
聞也其他常產皆益生民樹藝畜牧可以致富成家生
之者衆為之者疾猗頓陶朱在乎人之自取之加以司

牧留意為民間撙節愛養則熙熙攘攘者用之不竭耳
前輩云地方產一異物則為地方之害奇技淫巧不如
勿產之為佳信夫

潮州雜記總論

雜記雖志乘緒餘亦不可專務索隱致傷名教交趾道
士仙花嶂叟雖荒誕不經未至壞人心術若舊志載梅
州異僧為定光佛化身庇護宋貳事深可駭焉宋貳為
秦檜用人以鷹犬而致大位檜敗被劾安置梅州遇聰

明正直之神將痛心疾首為天下誅殛之恐後何勞老
佛化身不遠二三千里指示前程許陰助於數十年之
先則何不教以勿附奸邪併此陰助而省之為奸伏辟
乃天道王法之常豈可以建庵慈報終為庇護俾復顯
官享遐齡佛之乖謬竟一至此極乎李綱廢棄趙鼎放
逐宗澤沾襟岳飛被害佛何不助之庇之豈尚不知有
忠良邪佞之別耶何所見而黨惡何所因而佑賊使後
世奸諂小人安心病國恃有佛而無所顧忌所關於世

道人心匪細也又載巫師張法星以葦席作舟載米穀
一日為三山國王召風覆之巫師怒與神鬪聞妻哭不
能歸令以鐵嵌棺首置廟前潭水漲棺浮擊壞其牆三
山神乃讓居座左鄉人肖像合祀之不知誰為好怪造
此齋諧曾是堂堂民牧亦篤信而筆之於書耶譬民間
載米穀出海司牧治之其民不服徑至堂上與牧鬪牧
亦將讓居座左與之偕尊一堂乎好勇鬪狠可以並神
何怪平民之操戈動衆相爭相奪所關乎世道人心又

匪細也其無傷名教之事雖隱怪纖微足資談笑即膽
怯無能如吳大理之類亦皆臚存弗削焉若劉元城之
節槩鍾元濬之自表莊淑禮胡世和之勤事陳添桂之
舍生全主皆忠誠轟發宇宙間足為名教干城者鄉厲
誓文可化風俗周妻雷震可懲不孝大書特書何所庸
疑議哉讀是編者勿徒以遊戲視之

留智廟紀聞論

潮州舊志云梁猶龍庚戌計偕行德州道上宿
留智廟旅店自言夜夢傳呼玉旨召星君四人

導行至廟見宮闕巍然四人者入止猶龍待命
食頃乃出云玉旨敬勞星君真靈不昧一生正
大光明多行好事端的不負科名猶龍遞謝稽
首四人相顧指點有若語此間是星君坐次者
有若語星君姑了科名事業者既魁南宮第十
人悟前身事歸為兄弟述之未幾卒後其甥入
都門兄應龍囑其詳訪癸丑秋還報廟始自前
朝展敬岱宗中使以神光示現請建中尊冠帔
如帝后即東嶽碧霞元君旁列散聖第一位丰
采鬚眉恍似猶龍云海陽縣志不載其甥入都
往訪事云弟夢劍公車往廟瞻拜訪廟始自前
朝展敬岱宗中使以神光示現請建東嶽散聖
等語俱與府志所載其甥之言一字不差但夢
劍有題壁詩云崔巍廟宇夕陽中路絕天人忽
此通十八星霜姜被冷七千闔塞鶴魂空羨兄
朝闕雲霄樂媿我遭家鼠雀攻君父深恩俱未

報可能安坐玉清宮題

畢覺其神顏赭若汗云

偶然夢寐何足憑信況其荒誕不經如女巫見鬼釋子之說投胎轉世俚鄙可嗤至此極矣神道雖泥塑木雕不能離人之形以為形耳目口鼻鬚眉顏面偶與相肖何處無之因其肖已而遂以神自居疑為轉世疑斯夢夢愈疑此常人之情也勿論轉世之事幻妄無稽借曰有之生為正人沒為明神神復為人亦理之常有何可異人顧樹立何如耳豈必以神之轉世為榮而玉旨星

君數語又甚醜而寡趣言之者不以為羞聽之者直神
其事吁可以知風俗已昔人大書志乘今宜削去恐夢
夢者仍然莫覺其非反以為掩前人之美而乃弟夢劍
詩詞有君父深恩俱未報可能安坐玉清宮二語稍為
近正是以姑存弗削耳考梁猶龍一生未嘗有所表見
甫成進士即賦玉樓果係神靈降生不應歸去之速弗
令樹立於世則又何因而來豈神之志願僅一進士足
乎進士

朝廷之名器既叨名器當報

君恩奈何冒竊而逃焉鞠育顧復棄若敝屣不忠不孝之譏吾何以為茲神解耶潮俗尚鬼竟嘖嘖為美談亦司風化者之憂夫

平臺紀略總論

臺灣治亂之局迴出人情意計之外其地方數千里其民幾數百萬其守土之官則文有道有府有縣令大小佐貳雜職若干員武有總兵副將叅將遊擊守備大小

弁目若干員其額兵七千有奇糧儲器甲舟車足備又
當國家全盛金甌靡缺而朱一貴以餵鴨小夫歟焉倡
亂不旬日間全郡陷沒此豈智能所及料歟太平日久
文恬武嬉兵有名而無人民逸居而無教官吏孳孳以
為利藪沈湎樗蒲連宵達曙本實先撥賊未至而衆心
已離雖欲不敗弗可得已然鹿耳鯤身夙稱天險鄭氏
一路其間遂歷三世國家圖之數十年費錢糧幾百千
萬而後能收之今不動聲色七日恢復巨魁就擒孽從

授首即使孫吳復生亦未敢望功成若斯之速也良由聖祖仁皇帝德福齊天神威遠震將卒用命海若效靈是以摧陷廓清不勞而邊疆底定

諭旨遙頒白叟黃童無不感激流涕蓋至仁厚澤淪浹人心者深也諸臣或運籌帷幄出力疆場克敵致果功在社稷欲以鼓勵將來收千秋百歲用人之效則不得以其為日無幾少之矣亂不久禍不深削平者之績不大此哀世之言也賞罰明則民易使今日之酬勲他年

之龜鑑知此說者其知未雨綢繆之道乎臺灣海外天
險較內地更不可緩而此日之臺灣較十年二十年以
前又更不可緩前此臺灣止府治百餘里鳳山諸羅皆
毒惡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則南盡郎嬌北窮淡
水雞籠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趨若鶩矣前此大山之麓
人莫敢近以為野番嗜殺今則羣入深山雜耕番地雖
殺不畏甚至傀儡內山臺灣山後蛤仔難崇爰卑南覓
等社亦有漢人敢至其地與之貿易生聚日繁漸廓漸

遠雖屬禁不能使止也地大民稠則綢繆不可不密今
郡治有水陸兵五千餘人足供調遣鳳山南路一營以
四五百里山海與區民番錯雜之所下淡水郎嶠盜賊
出沒之地而委之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固已難矣諸
羅地方千餘里淡水營守備僻處天末自八里岔以下
尚八九百里下加冬笨港斗六門半線皆奸宄縱橫之
區沿海口岍皆當防汎戍守近山一帶又有野番出沒
以八九百里險阻叢雜之邊地而委之北路一營八百

九十名之兵聚不足以遠散不足以樹威此杞人所終夜思而不能寐者也臺民好為盜賊不因饑寒方慶削平又圖復起去歲平臺大定之後尚有布散流言嘯聚巖谷復謀作亂者數次屢經撲滅歲餘始殄而王忠一賊伏匿深山至我

皇上即位乃克就縛可見地方廣大搜捕弗周雖平臺僅在七日而拔盡根株東擒西勦亦有兩載艱難欲為謀善後之策非添兵設官經營措置不可也以愚管見

劃諸羅縣地而兩之於半線以上另設一縣管轄六百
里雖錢糧無多而合之番餉歲徵銀九千餘兩草萊一
闢貢賦日增數年間巍然大邑也半線縣治設守備一
營兵五百淡水八里岔設巡檢一員佐半線縣令之所
不及羅漢門素為賊藪於內門設千總一員兵三百下
淡水新園設守備一營兵五百卽矯極南僻遠為逸盜
竄伏之區亦設千總一員兵三百駐劄其地使千餘里
幅員聲息相通又擇實心任事之員為臺民培元氣冠

亂風災大兵大疫而後民之憔悴極矣然土沃而出產
多但勿加之刻剝二三年可復其故惟化導整齊之均
賦役平訟獄設義學興教化獎孝弟力田之彥行保甲
民兵之法聽開墾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此亦尋
常設施耳而以實心行實政自覺月異而歲不同一年
而民氣可靜二年而疆圉可固三年而禮讓可興而生
番化為熟番熟番化為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
信也顧或謂臺灣海外不宜闢地聚民是亦有說但今

民人已數百萬不能盡驅回籍必當因其勢而利導約束之使歸善良則多多益善從來疆境既開有日闢無日感氣運使然即欲委而棄之必有從而取之如澎湖南澳皆為海外荒陬明初江夏侯周德興皆嘗遷其民而墟其地其後皆為賊窠閩廣罷敝乃設兵戍守迄今皆為重鎮臺灣古無人知明中葉乃知之而島夷盜賊後先竊踞至為邊患比設郡縣遂成樂郊由此觀之可見有地不可無人經營疆理則為戶口貢賦之區廢置

空虛則為盜賊禍亂之所臺灣山高土肥最利墾闢利
之所在人所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蕃歸之賊即使內
賊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
不可不早為綢繆者也閒居無事燕雀處堂一旦事來
噬臍何及前轍未遠可不為寒心哉殉難諸臣雖功過
不一然大節炳然足以增光宇宙褒其後而略其先崇
獎義烈用慰忠魂亦因以為鑒可也

粵中風聞臺灣事論

連日風聞臺灣復有小警北路土番作孽南路客子豎旗同謀拒敵官兵此異事也南北路相去遙遠民番情性不相聯屬何以北路土番不軌而南路客子即肯豎旗遙應或者起釁之處不在土番而在北路客子所以南路豎旗似因北路官兵討逆未先慰安無罪訛傳惶惑之所致也臺灣土番有生熟二種其深居內山未服教化者為生番皆以鹿皮蔽體耕山食芋弓矢鏢鎗是其所長但止能穿林飛箐暗射殺人不敢公然出至平

地與官兵對敵且性畏砲火轟然一聲抱頭遠遁此生
番之不足為慮也其雜居平地遵法服役者為熟番相
安耕鑿與民無異惟長髮剪髮穿耳刺嘴服飾之類有
不同耳雖夫鏢便利而各社言語不通里門之外視若
秦越非有漢民指揮迫嚇其勢亦離而不合但除去莠
民一振軍威則番害自息此熟番之不足為慮也廣東
潮惠人民在臺種地傭工謂之客子所居庄曰客庄人
眾不下數十萬皆無妻孥時聞强悍然其志在力田謀

生不敢稍萌異念往年渡禁稍寬皆於歲終賣穀還粵
置產贍家春初又復之臺歲以為常辛丑朱一貴作亂
南路客子團結鄉壯奉

大清皇帝萬歲牌與賊拒戰蒙賜義民銀兩功加職銜
墨藩未乾豈肯自為叛亂愚意北路起釁必繫一二無
知客子作奸拒捕自料法網難逃誑誘土蕃混擾分罪
造出盡勦客子之謠言傳播煽惑使在臺客子畏死惶
亂羣相響應是以南路無知有豎旗同謀之舉但當開

誠布公慰諭無辜客民各安生業止戮罪首附和之人
以儆將來其餘並免株連不必自懷疑畏竊計臺平以
來方經十載瘡痍甫起既非作亂之日況當

國威方盛武備正強

皇上深仁厚澤淪浹人心極島遐荒感激愛戴雖在至
愚不肖亦無忍為從叛之理不過二三莠民食飽福薄
自尋死路此輩惟俟竿首藁街其他何能為哉今在臺
文武各官出兵勦捕苟稍假以便宜勿拘牽文義過為

制肘旬日之內自可立見撲平按法行誅一勞永逸不足煩

當寧遠念也惟是海外巖疆五方雜處狼子野心賢愚參半似不可無善後之策曲突徙薪綢繆未雨亦盛平所不廢乎有留心經理前席願聞者請正冠肅容為之談笑而道之

粵夷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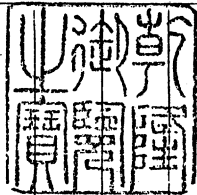
粵東居夷非計也自明嘉靖間割澳門畀紅夷種類不

一源源而至築城樓設砲臺蜂房蝟聚以長其子孫奄
有斯土廣州香山郊關之外遂為鬼國異域之區矣紅
毛乃西島番總名其中有荷蘭佛蘭西大西洋小西洋
英圭黎干絲蠟諸國皆兇狡異常到處窺覘圖謀人國
如噶囉吧本巫來由地方緣與紅夷交易遂被佔踞為
紅夷市舶之所呂宋亦巫來由分族緣國人習天主教
遂被西洋佔奪為市舶之所今天主教盛行於中國湖
廣河南江西福建廣西無處無之雍正元年浙閩總督

滿保以西洋人行教惑衆大為地方之害請將各省天主堂改作書院義學各省西洋人俱送澳門俟有便船歸國廣東督撫市恩奏請夷人老病不願回者聽其在省天主堂居住不許招致本地男婦行教誦經違者治罪逐回功令煌煌曾幾何日今省城天主堂八處招集一萬餘人矣又有女天主堂亦八處招集二千餘人矣羞辱中國傷風敗化凡有人心罔不切齒此豈待教而後誅之乎萬里經商本為求財無故而輕數百千萬之

銀錢買人歸附此其意欲何為哉今日萬人明日萬人
不胥全省而買遍不止豈尚可掩耳閉目陽為不知而
不問先民有言防微杜漸涓涓不息將為江河而汎狂
瀾四溢人心蕩漾在省郡者既實繁有徒在澳門者又
居然天險内外交通銃砲非常脫有前此呂宋噶羅吧
之謀不知何以待之今

聖德方盛威靈暨訖於遐荒自萬萬無所容其癡想然
曲突徙薪亦有心者所宜熟籌也



鹿洲初集卷十一